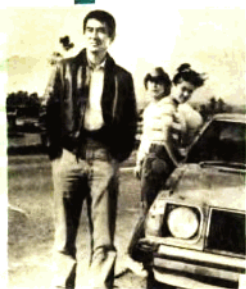


外国电影故事



2

封面设计：陈 激

外国电影故事

第 二 集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市政工程水泥制品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103,000字

1983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83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44,000册

书号：10228·032 定价：0.65元

目 录

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	叶式生 (1)
人与狼·····	李耀国 (11)
大白鲨·····	张晓霖 (20)
大篷车·····	蒋爱虹 (29)
犬神家族·····	梁 玲 (42)
白衣少女·····	佳 蕙 (51)
生死恋·····	张 婧 (59)
囚徒·····	童 车 (73)
动乱·····	周培龙 (84)
远山的呼唤·····	张震钦 (98)
吾土吾民·····	先子良 (110)
苏妮和麻希瓦里·····	李可实 (119)
克雷默夫妇·····	刘思平 (132)
苔丝姑娘·····	刘桂清 (143)
雨月奇谈·····	聆 烽 (157)
幸福的黄手帕·····	沈及明 (166)
相见很晚·····	华不实 (177)
豺狼的日子·····	苏 元 (187)

啊！野麦岭·····	金 国 (200)
野草莓·····	数 升 (213)
基督山恩仇记·····	方 炜 (225)
警察与小偷·····	谢泽林 (241)

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

(意大利故事片)

意大利某城市的一所疯人院，阴暗的走廊似乎没有尽头。一个五短身材、目光锐利的壮年人——警察局长波那维亚，在院长和主治医生陪同下走来。他面带心事，看来不象是为一般视察到这里来的。

他们来到了疯子们放风、活动的小院。铁栏杆内一片混乱嘈杂。波那维亚顺着医生的指点看到一个正在墙边擦拭皮鞋的瘦高个中年人。这人一头长发，面颊瘦削，一双大得出奇的眼睛十分骇人；他叫米盖莱·利普马，入院已经两年了。波那维亚简单问了几句情况，命令院长把他的手续办好，放他出院，随即昂然离去。

疯人院外，波那维亚的助手加米诺正在汽车里等候。波那维亚把刚才的事告诉他。加米诺担心地劝波那维亚再考虑一下。波那维亚说已经考虑多年，现在决定了，不愿更改。

利普马就这样出了疯人院。一个可能是他朋友的人在街上交给他一笔钱。当他从一间阴暗的楼门里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换上了一身警察制服，搭臂的风衣下面藏着一个扁长的纸匣，径自向帕莱比希多大街走去。这一切都被始终跟踪着他的波那维亚和加米诺看在眼里。他俩对视一眼，立即掉转

车头赶回警察局。

时隔不久，局长办公室外间的分区报警图上红灯闪亮，帕莱比希多街传来了凶杀警报。波那维亚立即下令部属赶赴现场。

建筑商罗蒙诺的办公室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激烈枪战，留下了三具尸首，罗蒙诺本人没有在内；利普马的尸体却俯卧在楼外树丛边。看来是利普马来此刺杀罗蒙诺，而罗蒙诺事前得知此讯，在这里设下了埋伏。

罗蒙诺怎会事前得到消息？加米诺对此困惑不解。波那维亚也为之茫然。茫然中他下令部属把俯卧在树丛边的“利普马”拍照下来，不想这就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一细节当即被对他心存芥蒂的斯基罗上士注意到了。

代理检察官特拉亚尼来到了现场。他三十余岁，仪容整洁，看来是个干练而自信的司法者。波那维亚援引向他陈述案情经过、推论缘由：室内的三个死者是罗蒙诺新雇来的保镖，他原来的两个贴身保镖两月前被抓进了监牢，他们都是杀人惯犯；罗蒙诺本人也是个杀人犯，仇敌甚多，因玩弄利普马的妹妹赛莱娜并把利普马送进疯人院，两人结下了深仇，等等。

如按波那维亚所说，这场凶杀案出自罗蒙诺布设的圈套，那么罗蒙诺就应该被逮捕。但这只是波那维亚的一面之词，并无证人和证据。特拉亚尼决定传讯罗蒙诺，先弄清案情的另一面。

这天清晨，特拉亚尼正在寓所里翻阅波那维亚具交的案情报告和罗蒙诺的档案，接到了他的最高上司总检察长马尔

他打来的电话。总检察长已得悉此案，认为利普马刚巧在发案前被放出疯人院事有可疑。特拉亚尼当下翻阅报告书，答说医生证明利普马痊愈了。总检察长又指出此案的另一些疑点让他注意，并同意了他先传讯罗蒙诺的调查步骤。

不想没等特拉亚尼发出传票，罗蒙诺的律师先上门了。他声明罗蒙诺根本不认识那三个死者，并指出利普马的出院是有人故意纵虎伤人。他还提到，波那维亚曾经三次逮捕罗蒙诺，经法院审理，三次都是无罪释放。鉴于罗蒙诺和警方有些瓜葛，他要求特拉亚尼破例去访当事人。特拉亚尼同意了。

罗蒙诺律师的来访使特拉亚尼感到利普马的出院确有可疑，于是亲往疯人院调查。从院长和医生口中没得到任何结果，但通过一个绰号“贝贝”的疯子之口，他了解到此事果然同波那维亚有关。他决定就此向波那维亚提出质询。不过，这更需要慎重，因此最适宜的场合是在——

一家高级饭店的餐桌上。一番传杯问盏之后，特拉亚尼开门见山地问波那维亚，是谁把利普马放出来的。波那维亚当即反问：

“医生说他全好了。你不相信医生？”

“罗蒙诺的仇人是谁？”

“电话簿里的差不多全是。”

“那么最主要的呢？”

“这也不少。象建筑行业那些大头头……”

.....

一场针锋相对的谈话没使特拉亚尼得到任何结果。话题

一转，波那维亚反倒如数家珍一般向特拉亚尼讲起罗蒙诺和政界、财界要人如何相互串通，杀人越货，巧取豪夺的内幕。这番陈述使执法严谨的特拉亚尼受到了感染，他表示愿意同波那维亚一起查清此案，给一切有罪者以应得的惩罚。波那维亚对此表示怀疑。特拉亚尼提出要找赛莱娜谈谈，波那维亚说不知下落，答应再找找，随即告辞。

这次谈话使波那维亚感到了他所面临的危险。这危险可能来自对手罗蒙诺，也可能先来自这个一丝不苟的检察官。助手加米诺主动帮忙，自愿承担一项冒险任务：窃听检察官特拉亚尼的电话，以便掌握他的动静，摸清罗蒙诺的通风报信者是谁。

特拉亚尼来到罗蒙诺的隐蔽处，一番问答同样毫无结果。罗蒙诺确认波那维亚同他有私仇，但对波那维亚并不怪罪，因为他一天的收入比波那维亚一个月的薪水还多，引起嫉妒是情有可原的。特拉亚尼关照他不要乱走，罗蒙诺表示服从和感谢。

特拉亚尼一走，罗蒙诺立即派人去找赛莱娜。他和波那维亚、特拉亚尼一样明白：这是本案最重要的一名证人。

当天傍晚，罗蒙诺和赛莱娜在一个街道拐角处见了面，随后一齐走进一条阴暗的小巷。赛莱娜看到前面黑暗处停着一辆汽车，突然猜到了罗蒙诺的意图，仓皇掉头逃走了。罗蒙诺立即命人四下搜寻。

与此同时，特拉亚尼将罗蒙诺提供的情况电话汇报了总检察长。总长命令他调查波那维亚的私生活，监听他的电话。这些情况却被加米诺先窃听到并报告了波那维亚。波那

维亚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因为这是检察机关正常的调查活动。使他惊异的是特拉亚尼接到的另一个电话：发话人是斯基罗；他声称有关于枪杀案的重要情况要向检察官报告。他有什么重要情况可报？

就在波那维亚百思莫解的时候，特拉亚尼已经从斯基罗口中得知了波那维亚疏忽中留下的那个细节：勘验凶杀现场时波那维亚曾命人把数十米外的“利普马”尸体拍下来。当时利普马化了装，面朝下，除非事先知情，谁都不可能认出那是利普马。这就表明利普马出院可能是波那维亚预谋借刀杀人的结果。

在金钱社会的各类仇杀中，图财和害命有着最普遍自然的因果联系。特拉亚尼亲赴银行调查，果然发现了波那维亚名下的一笔可疑帐目。这使跟踪监视着他的波那维亚感到，是向他摊牌的时候了，否则可能会再也没有挽回的机会。

特拉亚尼随着波那维亚驱车来到郊外一个僻静的山坡上。这里四顾荒凉，阒无人迹，山脚下片片民房隐没在迷蒙的黄昏里。山崖边一碣简陋的墓碑，更使人感到这是罪犯行凶最理想的所在。波那维亚问特拉亚尼可曾听说过一个名叫里佐的工会组织者。特拉亚尼自然没听说过。“他不是我的兄弟、亲戚，也不是我的朋友；他是个真正的人，我非常钦佩他。”波那维亚充满感情地说了这句话，接着便讲起了这个同乡怎样勇敢地号召人们起来反抗罗蒙诺的残酷压榨，最后被罗蒙诺和他的打手杀害在这个山崖下的经过。罗蒙诺因此被波那维亚逮捕，但唯一的见证人却被罗蒙诺的帮凶杀害。由于罗蒙诺和政界要人勾结紧密，手段残酷，以后多次行凶

被捕都被法院释放。就是这些事实使波那维亚从一个效忠法律的警官步步认清了金钱和权势派生出来的法律是何等虚伪。至于那笔可疑开支，正是由于有人阻挠，他不得不变卖父亲房产来支付的里佐案件调查费。特拉亚尼要他对自己的话提出证据，并讥笑他身为警察局长却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自相矛盾。两人就此不欢而散。

案件至此好象陷入了僵局，其实暗中却仍在进展。某天下午，疯人院主治医生的小男孩被不明身分的人绑架了；不久又毫发无损地放了回来。相隔不久，突然出现了证人赛莱娜的消息；一个绰号“仙女咪咪”的妓女打电话约波那维亚去港口酒吧间见面，说她知道赛莱娜的下落。波那维亚急忙制止她往下说，随即挂断电话火速驱车赶到港口。“仙女咪咪”刚把一个字条交给波那维亚，没跑多远就被追踪而来的宪兵队汽车抓获了。

波那维亚按地址找到了隐姓埋名住在贫民区一栋公寓里的赛莱娜，动员她出庭作证。赛莱娜心怀余悸，不敢出头。说话当中，宪兵队又追踪而至，幸赖波那维亚的机警，双方才没有遭遇。赛莱娜明白自己无处藏身，这才跟着波那维亚走了。波那维亚把她带到一个极为隐秘的暗室里，让她一一指认了罗蒙诺同伙者的投影照片，给她拿来了充足的食物、消磨时间用的电视机，让她潜心隐蔽，等候出庭。并特别叮嘱她不要打电话，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宪兵队稍迟一步，没能找到赛莱娜，但波那维亚对窃听的敏感提防却使特拉亚尼悟到：自己的电话已被波那维亚窃听。经过调查，加米诺被捕了，押到波那维亚面前当堂对

质。加米诺一口咬定他是为某个无名氏干的，还编了一套自己吃喝嫖赌嗜好甚多，轻易得钱何乐不为之类的谎话。特拉亚尼气哼哼地命人把他押了下去，随即单刀直入质问波那维亚，敢不敢否认装窃听器之事。波那维亚镇定自若地反唇相讥道：“不，如果你不否认也给我装了窃听器的话。”特拉亚尼当即召入疯人院院长和主治医生作证，指控波那维亚有意纵匪行凶，又被精通法律的波那维亚轻轻推翻了：他们受到了孩子被绑架的威胁；受到威胁的证人在法律上站不住脚。特拉亚尼气急败坏，声称要立即对波那维亚提出起诉，并马上去请示总检察长。

总检察长婉言劝止特拉亚尼提出起诉，因为波那维亚毕竟是个警察局长。特拉亚尼据理坚持，总检察长才勉强同意了。特拉亚尼随后又汇报了案情调查的另一些情况，说他发现枪杀案、罗蒙诺和市政府里的大量违法行为有关，案情甚至牵连到市长。总检察长很震惊，命令他继续追，追到底，还嘱咐他要谨慎，因为这很容易造成丑闻。

特拉亚尼同一位高级督察带着撤销波那维亚局长职务的公文和起诉书来到警察局。波那维亚显然早有精神准备，把两份刚打印好的自白书分别交给他们，声明窃听是他的命令，与加米诺无干，随即扬长而去。特拉亚尼望着他的背影，不禁有些迷惘。

作恶多端的罗蒙诺依然逍遥法外，削职为民的波那维亚将被送上法庭，这场实力悬殊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看来已告结束了。消息灵通的罗蒙诺和他的同伙、喽罗们自然欣喜欲狂。此刻他们正在海滨的一家豪华饭店里纵酒狂欢，庆贺又

一回合的胜利。

真是冤家路窄，波那维亚居然也到这里来了。他自斟自饮了一小杯酒，走近罗蒙诺们聚集的阳台，立即招来了一片奚落、嘲笑。波那维亚随着笑了笑，对罗蒙诺说，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这次他们要逮捕我了。罗蒙诺做着怪相尽情嘲弄这个手下败将，他的伙友们掀起一片大哗。

“你还记得那个工会组织者吗？”波那维亚忽然问。

“你说谁？”罗蒙诺早已忘记了。

“就是那个不怕你的人。”

“啊？里佐！——哈哈哈哈哈……”

越发开心的狂笑。一声清脆的枪响，罗蒙诺颓然毙命。波那维亚泰然收枪走向厅门。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以致罗蒙诺的伙友们直到波那维亚走后还个个呆若木鸡。

波那维亚离开饭店就到监狱自己投了案。执法几十年，他试图凭借法律惩罚罪犯的各种办法均告失败，直至自己将要成为罪犯，才找到了伸张正义的最有效方法。

监狱。如同影片开头的疯人院一样，又是一条若无尽头的阴暗走廊。但今天这里走来的已不是警察局长波那维亚，而是前来探视他的检察官特拉亚尼。他带来了进一步的案情调查提供的有关市长、参议员等政界要人的罪证材料，恳切地对波那维亚说，他过去要是相信他，决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并且毅然表示，要把市长和他们那一帮都拉上法庭。波那维亚淡然地说，这没有用；有更好的办法：杀了他们。特拉亚尼要求他提供赛莱娜的地址，波那维亚也没有答应。

他俩都没有料到，当特拉亚尼再次来探监的时候，他带

来的已是赛莱娜再度失踪的消息。波那维亚以为他是企图套供，直到他自己说出了赛莱娜的地址和扑空的经过，才知这确是真情。特拉亚尼还想继续寻找。波那维亚沉痛地说，没用了，被他们杀了，尸体也永远找不到了……。事情正如波那维亚推断的那样。原来赛莱娜从电视上看到了波那维亚入狱的消息，便打电话找到了特拉亚尼，约他面谈。不料没等特拉亚尼赶到，几个凶恶的杀手捷足先登，残忍地杀害了这个唯一幸存的女证人。就在他们在这里谈论此事的时候，赛莱娜的尸体已被铸入高层建筑工地的水泥构件里，永远隔绝了人世。这是罗蒙诺们杀人灭迹的惯用手段，在她之前已有五六十人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问题很明显：除了波那维亚和特拉亚尼没有第三者知道赛莱娜的地址，凶手们的消息从何而来？波那维亚猜到症结可能出在电话上，便问特拉亚尼接电话时在什么地方。听特拉亚尼说当时正在马尔他总长的办公室里，波那维亚顿时一震，惊问道：“他在场吗？”特拉亚尼一时还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问，面带困惑地回答说：“当然了。”

哦！明白了，前前后后都明白了，好一个道貌岸然的最高司法官：……

一向虔信法律的特拉亚尼对波那维亚这一推断很难相信，但他又无法解释这一事实：他接电话时只有马尔他在这场，紧接着他那唯一的证人就失踪了。波那维亚质问他，既有疑问，为什么不能象调查别人那样去调查总检察长？特拉亚尼担心人们会因此对正义失去信心。波那维亚辩驳说：“正义伸张了，人们就会有信心。不过，你是不可能起来反对正

统的，你从小受的就是它的教育。”特拉亚尼的道义感受到触动，毅然表示他一定要这样做，这同时也是为了给波那维亚创造减轻罪状的条件。分手前他关切询问了波那维亚入狱以来的状况，让他安心等候好消息。波那维亚异常冷静地说：“监狱里有监狱里的法律。”这句话特拉亚尼当时还不明所指。而在他走后不久，波那维亚就被同牢的那两个罗蒙诺的喽罗害死了，这就是监狱里的“法律”。

与暗无天日的牢房恰成对照，总检察署大厅一片光明。众星捧月一般走出了法律和正义的化身——马尔他总检察长和他的僚属们。看他那样踌躇满志，想是又有什么“容易造成丑闻”的复杂案件即将在他手中烟消云散了吧！他面目慈祥，亲切关照着僚属们，向审判厅下的石阶走去。忽然，他发现石阶高处站着一个人——他的下属检察官特拉亚尼，手里拿着一迭案卷，居高临下，目光炯炯地逼视着他。

“出了什么事情？”总检察长似乎有些失态了。

特拉亚尼冷眼相对，一言不发；他那深沉而冷峻的神色告诉人们：又一个“波那维亚”清醒了……

叶 式 生

人 与 狼

(意大利故事片)

在马尔西基山里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

这里的农民，自古以来的敌人不仅是寒冷与风雪。可以说，还有比这更凶狠、更无情的敌人——那就是狼。

在维斯吉奥镇的主要街道的一端，象神话中的游牧者一样，出现了五只狼。它们悄悄地蹑足而行，当它们接近圈着牛群和羊群的家畜栏的时候，立即象接到命令般地从原地跳了起来，袭进家畜栏里。腾起了一阵凄惨的叫声，引起了一片混乱。被吓坏了的羊群向四下里奔跑着，企图逃出畜栏，但到哪里也躲不过由于见到血腥而变得毫无理性的猛兽。

从一些窗户里伸出枪筒来，响起了枪声。有几只狼逃窜了。但要想射中奔跑着的狼正象向闪电瞄准一样不可能。

雪继续下着。白昼结束了。由于狼群的袭击而死掉的家畜有好几十头。它们已被风雪掩盖一半了。

许多牧主和牧人的代表向维斯吉奥镇公所请愿。他们要求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保卫他们牲畜的安全。

终于在一天早晨，在维斯吉奥和附近的村镇中许多房屋的墙上贴出布告：

凡捕获公狼一头，无论死活，赏金二万里拉。凡捕获母

狼一头，无论死活，赏金三万里拉。捕获之活狼将转送市立动物园并给以巨额奖金。

但是，这个数目不小的诱人的赏金，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在维斯吉奥这儿没有一个敢于自告奋勇到山里去打狼的人。

然而，从外面却来了支援。一天早晨，在维斯吉奥的广场上出现了一个年约三十岁上下，高个子，身体很结实的人。他脸上的表情是快乐而狡猾的，肩上背着枪，腰间扎着装满子弹的弹带。

大家立刻明白了，这是被维斯吉奥镇公所所允诺的捕狼赏格吸引来的外地的猎狼者。他声称自己的名字叫黎古丘。

接着，又来了三个外地人——一个年约四十岁的男人跟一个年约二十五岁的女人，还有一个七岁的男孩。

原来这三个人——卓万尼、吉列孜和巴斯古阿里诺，也是被赏格吸引到这儿来的。他们非常严肃的举止和黎古丘快乐的、旁若无人的样子恰成对照。吉列孜非常美丽，虽然在她的脸上笼罩着愁苦的阴影。

这时候，在广场上的两个猎狼者的周围聚集了最有钱的牧主们，每个人都打算找一个人来保护自己的牲畜。你争我夺的勾当开始了，很显然，是围绕着黎古丘进行的。他的风度和军人的仪表使人们相信他是个了不起的猎人。至于卓万尼呢，他却有妻子和孩子——养三口人吃饭，这可比不得只养一口人啊！

黎古丘被维斯吉奥镇最富有的牧主唐·皮特洛雇去。开始，他把主人的女儿碧岩卡当作了女工，对她非常狎昵无礼。

当碧岩卡说出自己是主人的女儿的时候，这才使黎古丘的热情受到了节制。不过，他漂亮的外表、大胆的举动，已获得了碧岩卡的喜爱。

吉列孜、卓万尼跟他们的儿子在村头一座被战争破坏了的山房子里找到了安身之处。他们从早忙到晚，把这座废墟变成了象个住宅的样子。卓万尼以一种深沉的，差不多象父亲般的情感，爱着自己的年轻的妻子。在这风雪的夜晚，他们在被子下冷得缩做一团，谈着他们的纯洁的、温柔的爱情，计算着一次幸运的出猎能够带来的收入。

当东方微明的时候，黎古丘完全装束得象个探险家一样，赶着唐·皮特洛委托给他的家畜群走上了征途，他卖弄地掏出口琴来，吹奏着快乐的、农民的舞曲，同时，不断地把自己火热的视线投向窗口，窗口的后边隐藏着的正是碧岩卡。

卓万尼也起来了。他在准备着自己的装备：试验着捉狼的夹子；从牧人那里买到一只病死的羊作诱饵；还从农民那儿借到一头骡子。然后，他们一家人走进山里，在一棵大桦树下面耐心地下着夹子，然后把诱饵悬在桦树上。

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黎古丘让羊群去寻找雪下的野草，他躺在树下，尽情地歌唱着，不时喝上一口酒。不久，碧岩卡也来到这里，这使黎古丘更加高兴了。

这时却有一只狼已经爬到羊群跟前了。倘若不是看羊的狗发出报警的吠声，黎古丘一定会断送掉所有的羊群的——因为他完全被碧岩卡这个美丽的人儿迷住了。但是狗的吠声已嫌太晚了。黎古丘拿起枪来，射击着，但打死的却是一只狗。

卓万尼守候着的诱饵，终于夹到一只浅黄色的大狼，不